

王于畊 著

往事灼灼

百家出版社

往事灼灼

《大江南北》杂志社' 编

王于畊 著

百 家 出 版 社

往 事 灼 灼

《大江南北》杂志社 编

王子珩 著

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市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75 插页1 字数130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1581—2740册

ISBN7-80576-363-1/I·132 定价:8.40元

(沪)新登字120号

序

——愿此书流传于新时代青年们的手中

黄 源

王于畴同志将最近几年写的回忆文章结集成册，书名定为《往事灼灼》，寄来要我写序。

去年11月，我去北京参加鲁迅诞生110周年纪念大会，我们两次聚会，她早就提及此事，我也一口答应了的，因为我们是新四军的老战友，我又是她的老编辑，她19岁那年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工作时写的处女作《沿着铁轨走》，脱稿仅22天，我就热忱地把它发表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的机关刊物《抗敌》半月刊上，同时刊出的还有她的好友林果的《一个女性的生长》。

那是五十二年前的事了，如今彼此都已进入老境，而她有新著问世，我的喜悦之情不减当年。

但文稿寄到时，我却已卧病于医院了，我在病房里，把它当作精神治疗，分3天，将全书9篇锦绣文章一口气读完，她的披着晨光的浪花似的女兵生活的回忆，也把我从暮年的老境引入了往年新四军的革命大家庭的一生难忘的境地，一如当年在鲁迅身边一样。

这册令人眷恋的女兵生活的回忆，她的最鲜明的特点，也是最引人入胜的特点，就是真实地、生动活泼地、丰富多彩地

绘画了新四军女兵的战斗生活和精神风貌，同时也反映了新四军全军的战斗风貌和崇高的精神状态，而这些都是通过她一生的战斗历程，和同辈战友的生与死的斗争来真实地、形象地反映的。因此，这也反映了那时代的战斗的女性，她们参与了扭转乾坤的惊天动地的斗争，非常确切地体现了生的光荣和死的伟大。她写的是真人真事，人物个性鲜明，真情实感，生龙活虎，又不失革命女性的坚强而又温柔的特性。她们是普通的、平凡的女战士，又是“革命流血不流泪”的女英雄。总之，这些女兵，著名的女作家史沫特莱一见到她们，便喊道：“哦，女兵！”又是握手，又是亲吻，欢喜得叫道“我简直是爱上你们了”的女兵，在战场上，究竟怎样生活，怎样战斗的？她们的思想、感情和人事关系，甚至少女间的亲密絮语，通过王于耕的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真挚的感情，诗情并茂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使你都看得见，摸得着，一个个活跃在你的眼前，这不仅使老战士读之回味无穷，我想，也能使现代青年为之惊叹流泪的。

我通读了第一遍，得到上述的感受，如获至宝，认定这是奉献给新时代的少男少女（犹如50年前王于耕一辈一样）的最好的精神礼品。我也从这个少男少女易于接受的角度出发，郑重地将本书的目录稍加调整。

第一组的三篇：《沿着铁轨走》、《往事灼灼》、《戏剧工作回忆三则》，是以写她自己的女兵生活的前期为主的。

《沿着铁轨走》，写她受新文学的影响，在抗战爆发时，离开学校、家庭，投奔八路军、新四军，当时青少年们投身革命的经历，大同小异，具有典型意义，特别应该指出的，这里反映出精神食粮的倾向性对于青年的导向至关重要，这对我们建设

社会主义仍有现实意义。

《往事灼灼》，正如作者在开篇处说的，“在我年过花甲成为‘退役’的一员之后，就有时间回忆往事了。在如海的往事中，我的女兵时代，却象几朵披了晨光的浪花，斑斓如锦，令人眷恋。”该文三节，“女兵与枪”、“难忘的第一课”和“江南之春”，是写她的女兵生活的最具体、最生动和最有力的篇章。新四军的女兵们，怎样生活、怎样战斗的，令人眷恋的生活全部呈现在你眼前。她们一生的共产党员的基本功，都在此锻炼成就的。

听她在古稀之年的肺腑之言：“今生有幸，我遇到了多么好的领导啊！邓子恢同志为我上了群众工作的启蒙课，陈毅司令员为我上了重要的第二课，这就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任何时候离开了它，都变得盲目，就要犯错误。……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我是幸运的。我庆幸，我是革命家庭中的一员，我遇到了最好的领导，最敬爱的引路人，是他们把我们培育成人，引向胜利。”我们亲身参加新四军的老战士都有此同感。

《戏剧工作回忆三则》，这反映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1939 年和 1940 年春在皖南军部的戏剧活动。

革命队伍的特点，就是有革命文艺活动相辅而行。繁昌战斗之后，就有《繁昌之战》的编剧和演出；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就创作和演出《大时代的女性》，这戏反映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妇女活动，反映她们走过的道路和做出的贡献。它确是集心地、艺术地、准确地反映出时代产生出来又驾驭时代的一群进步的女性。这群女性确是驾驭了时代，直到参加开创社会主义。

这些戏，我都在军部云岭陈家祠堂演出时看了。我当时就采取完全赞赏的态度，因为这符合党和鲁迅对文艺的时代的迫切的要求。

我编新四军的《抗敌》文艺栏，也采取这个方针，战后文艺通讯占主要地位，如江南茅山地区的梅花桩内的九里战斗，就有几篇不同角度的文学报导；平江惨案后，意外地得到如实描写《平江的血》的中篇，我得意地立即发表。女兵们演出了《大时代的女性》，我在《抗敌》的文艺栏特辟“女兵自述”专栏。

第二组两篇：《“同志哥”韬奋》和《怀念徐平羽同志》，都是写上一辈同志在斗争中的风风雨雨。韬奋同志要来苏北根据地，我们在军部文化村里早有风闻，也做了准备。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38年初，在汉口，他和金仲华同志来小旅馆里看我，为他主编的《抗敌》三日刊约稿。后来他在重庆为抗日民主，和国民党展开斗争，受到压迫，不能容身，长江等同志在香港沦陷后先后到根据地，就说到他决定来根据地，我们正热烈地等待着，后来曾听说他已到根据地，因耳病回沪就医，却不知道他确曾到过军部，这篇文章是珍贵的史料。

《怀念徐平羽同志》是一篇感人至深而又令人深思的文章，徐平羽同志的受胡风运动的牵连和受文化大革命迫害，实际上是党根据中国国情，在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动向作何估计的问题。在广州会议上，周总理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状况，作了正确估计，陈毅副总理完全赞同周总理的正确估计，并发表了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脱“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革命知识分子”之冕，向中国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礼”的讲话。

但是周总理的正确估计和陈老总的“脱帽加冕礼”的讲

话，却遭到不幸的否定，知识分子的遭灾就不可避免的了。

王于畊同志庆幸有好的领导，这确是值得大大庆幸的，但是历史已证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与建设，是史无前例的，是开创性的，它的方向代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但道路却不可能笔直，经过时代的检验，周总理和陈老总提出的“脱帽加冕礼”，终于在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手里才得以完成。

但就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庆幸党领导的正确，又要经得起历史曲折的考验，革命的本身就包含着献身精神。

最后四篇，是悼念同辈青年战友的文章，同时反映了那一代青年共同的战斗风貌和“革命流血不流泪”的崇高革命精神，其中除张茜同志因为是陈毅同志的夫人，众所周知外，其余三位都是无名英雄，不朽的烈士。王于畊同志对壮烈牺牲的无名战友的深切回忆，真诚悼念，蕴含着深刻的意义，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没有无数革命烈士的牺牲，哪来革命的伟大胜利？李珉同志的负伤、临殁，她都在场。她救护李珉同志的场面，惊心动魄，她数十年后尚说：“我今生过了12年的战争生活，回忆起来，这是我最感疲累的一夜。”她的文章最后说：“临殁，她说了那句‘革命流血不流泪’，被陈毅同志赞为‘一言九鼎重千秋’的话；她还念念不忘自己的申请入党，可惜那时没有追认烈士为党员的先例，她的忠骨埋在江南大地，从当时的情况看，也不会有墓碑，即使有个小小的坟堆，恐怕也早已被岁月淹没，但她却活在同志们心中，活在《陈毅诗词选集》里。李珉同志是不朽的。”

她的深沉的悼念之情，激动人心，鼓励人们为继承先烈遗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勇前进。

《遗物——忆王传馥同志》、《长江的女儿——忆杨瑞年同志》。这两位烈士，都是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在暴动中牺牲的，他们两位都是王于畊同志于1937年冬参加驻军在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学兵队的同学，一同南下转到新四军的。李珉同志是在1940年春陈毅同志率领的江南指挥部北上过长江前，在偷过溧武路封锁线，被日寇的密集射击，击倒在石桥上的。王传馥同志和杨瑞年同志都在1941年初皖南事变中被俘，以后在暴动中惨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这说明人民的翻身力量，是在内外反动势力的沉重夹击中求生存、发展而达到胜利的。

杨瑞年同志是镇江人，是长江的女儿，王于畊同志在随着大军胜利渡江时，怀着多么深切的革命激情，忆念革命流血不流泪的战友，她激情而深沉地说：“我在漫长的战斗岁月里，曾在黑夜掩遮下来回渡了六次长江，总没有看望胜景的机会，这次，是第七次了。我在南下途中的浦口江岸边停下了脚步，要把这美丽的长江看个够。我在江边上四下眺望，仿佛看见瑞年的家乡就在江的斜对岸，又低下身来触摸江水，静听长江的流水声。我仿佛在涛声中听到一片胜利的欢腾，却又隐隐地听到了江水的低声呜咽和哭泣。长江正热烈地庆祝人民的胜利，却又在怀念逝去了的儿女们。我俯身倾听，垂下了头，泪洒江水之中，我眼前的江面上仿佛晃动着千万烈士的身影。”

前面有着千万共产主义烈士的身影，我们才会真正深刻地体验到任重道远，坚决沿着烈士的道路奋勇前进。

她在随大军入闽的途中，在上饶特地又奔赴王传馥同志墓地吊念。

“我眷恋地徘徊在这片废墟上，思绪万千。不知何时已下

起了细雨，只见远山寂寂，风雨凄凄。同志们，你们忠骨何处，英魂何方？我带着胜利而来，又将迎着胜利而去。现在，我只有站在这片尸骨销毁的废墟上，在靠近铁丝网的地方俯首默哀。此时我带了孩子们来看望你们，她们将来会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革命事业，请相信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们会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竭尽全力。这些当使你们的英灵得到慰藉。我轻声地一个一个地呼唤着你们的名字，俯首沉思，悲痛满怀，不觉间，泪水点点滴滴落入了这块渗透着烈士鲜血的土地里……”

我一再抄录她的原话，因为这代表着我们这些为共产主义而战斗的幸存者的心声和意愿。只有继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艰苦奋斗，才无愧于早逝的战友。

我读了她的忆念三位烈士战友的悼念文章，不禁想起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先生对“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张静淑、杨德群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曾惊叹地说：“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他对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此之从容，惊叹赞赏不已。他当时就把中国的将来寄望于中国女子的勇毅。为时仅隔十余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培养下，大时代的女兵们，在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都显示着“革命流血不流泪”的革命精神，若鲁迅地下有知，更不知将如何奉献他的尊敬，一再欢呼“这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啊！”

王于耕忆张茜同志的《馈赠》，和林果的《忆张茜》，把张茜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崇高心境深切地体现出来了。林果和张茜是女中同学，同时参加新四军，王于耕是在汉口的江轮上第一个接住她伸出的手，和她一起奔赴新四军。也是王于耕陪着

张茜的儿子推着小床送她到最后的居室——医院的太平间。从此，林果、张茜、王于畊新四军中生死与共的三姊妹，张茜先走了。

对这几位新四军的才女，我都熟悉，我觉得她们的最可贵的精神是：战斗一生，处境变了，但她们都是终生的女兵，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生死之交，张茜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编选的《陈毅同志诗词选集》，为后代奉献了一部壮丽的历史画卷，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后职责。

而王于畊同志在解放后，从事的是培育社会主义人材的教育事业，历任福建省教育厅长，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现任北师大顾问和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她在退役后的古稀之年，写成此书，仍寓教于文，我作为新四军的老兵，可以证实这确是一部新四军女兵生活的壮丽的历史画卷，我想，把这奉献给 90 年代的 20 岁上下的妙龄青年们，该是最好的精神礼品。他们是继往开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鲁迅小时候爱听长妈妈讲“长毛”，这册讲女兵生活的《往事灼灼》，比“长毛”故事更有趣、更精彩。我但愿新时代的小孩，象鲁迅小时候爱听长妈妈讲“长毛”一样，爱听女兵的故事。

为此，现在卧病在医院的王于畊同志该得到宽慰，我祝愿她早日恢复健康，再写出比“长毛”更有趣、更精彩的回忆文章。

（1992年4月4日于浙江医院）

目 录

序.....	黄源	1
——愿此书流传于新时代青年们的手中		
沿着铁轨走.....		1
往事灼灼.....		11
戏剧工作回忆三则.....		32
“同志哥”轶事.....		40
怀念徐平羽同志.....		45
记李湜同志.....		56
——为陈毅诗《记遗言》加一小注		
馈赠.....		72
——忆张茜同志		
遗物.....		92
——忆王传馥同志		
长江的女儿.....		118
——记杨瑞年同志		
总记着茅山下的一座陵墓		142
——怀念钟期光政委、凌奔同志		
后记.....		171

沿着铁轨走

一、床下的书

当我刚开始理解“神秘”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想，二哥是神秘的。

月亮从槐树梢上照着长方形的小院子，屏风门下，摆着十几盆正盛开的菊花，蒙上了一层银光的花影，玲巧地印在地上。

石桌上已摆好了晚餐，一壶酒，一个镌了菊花纹的酒杯，这是为父亲预备的。父亲今晚似乎有些伤感，有时抬起头来望望月亮，沉默地抚摩着那只杯子。

“菜还要吧？”妈走路连声音也没有，问父亲的话也是悄悄的。

“不要！”父亲斟上了酒，望望那个玻璃上映着黄色灯光的小西屋子，对我说：“喊二哥来吃饭。”

二哥总是不允许我们进他的屋子，他每天从学校里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屋里，不知干什么。

我正想一下子闯进去看个究竟……二哥忽然出来了，随手掩上了门，没有理我，就走到石桌边坐下来吃饭。

象往日一样，父亲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论起苏东坡的文

章，李白的诗，还有《史记》、《列国志》，谈到今日的文学，爸爸说不是正派。

二哥不作声。

我也不作声，我欢喜听故事、猜谜，但今天爸爸不讲。

妈也不作声，妈最恨爸爸吃了酒多说话。

“你们看，今年的菊花开得多么好！”父亲赞赏着，他给每一盆菊花都起了名字：虞美人、傲霜、赛玉……等等。

“英儿，你欢喜哪一盆菊花？”爸爸想逗我说话。

“全欢喜，也全不喜欢——二哥，你说哪盆好？”

“我欢喜那盆红的，红得像血一样！”

“红的颜色……”我望着二哥，他的脸在月光下显得特别惨白。

父亲背诵着咏菊的诗句，哥哥丢下饭碗就回屋子去了，皮鞋跟格格地敲着地下的砖。父亲、妈、我，全注视着他的背影，直到他又掩上房门的时候。

“这孩子——”父亲低低地叹息。

“昨天又是到十二点才睡……”妈凑近了爸爸说。

“送他到学校去住！”父亲这样地作了结论。

我睁大眼睛听着他们的话，我不理解。这时二哥在屋里响亮地唱起歌来：“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夜晚，我骗妈妈，我说要作算术，妈去睡了。

我很焦灼，等待着夜深，我跑出去一趟，再跑出去一趟，我怕家里任何人发现了我，但我要大胆地去发现二哥的秘密。

夜深了，外面起了风，槐树沙沙地响着，枯树叶子蝴蝶般地落下来，阴云遮住了月亮，院子变成了昏暗，但那扇玻璃窗子仍映着暗黄的光。我踮着脚趾，爬在窗台上，象只小老鼠窥

视着要偷的东西。

二哥伏在桌子上写什么。二分钟后，他站起来了，影子畸形地映在墙上。他把灯拿到床下。我看见了那么多的书，厚的、薄的、毛边的、红皮子的……天哪！哪儿来的这么多的书呵？他熟悉地抽出来一本，垂在床沿上的被单立刻又遮住了这秘密。

“二哥！”我兴奋地把嘴唇挨到玻璃片上，轻轻地喊他。

玻璃凉凉的，我又把脸靠在上面。

二哥没听到，我较大声地喊了一句，玻璃微微有些震动。

二哥听到了。

他掩上书，有些意外，然后用他常用的温和的调子：“进来吧！”

我找不出话来，托着颊，坐在他旁边一张藤椅上。

“还没睡吗？”他不再看书，似乎是想同我谈话。我不知为什么会有些忸怩，只看着桌子上的书，那是高中的教科书，同什么儿童心理学。二哥是师范学校的学生，我那时候正念高小。

“你知道穷人是怎样穷的？”他问我，声音很温和。

怎样穷的呢？一个同学因为家里穷，哭着退了学。我说穷是因为没有钱。也许我讲得太天真了，二哥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嘴巴张得大大的。这时候我觉得二哥很可爱。

我记起来，听人家说，这些天来城外常枪毙人，学校里的先生说都是“共匪”，共匪就是共产的，假使你有十块钱，就得分给别人五块钱。我心里想，如真的这样分，那个哭着退了学的同学不就有钱缴学费了吗？……二哥在解释，他说主要的原因是一个“制度”，实行这制度的人就是在今天掌握大权的

人们……

这问题象一把尖利的刀，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子上。

“二哥，你为什么欢喜大红的菊花？”奇异的我想起这问题。

“红色好看！”这答复我不满意，我记得人家说“赤化”，赤就是大红，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想问，有些踌躇。

“二哥……”

“什么？”他的眼睛望着我。

“旗子，共产党的旗子是什么样子的？”我用手背盖上眼睛，我有些怕，又有些羞涩。

“大红色的，一块大红的方布上钉着交叉的镰刀斧头！”

一片大红的颜色在我眼前飞舞着，镰刀斧头交叉着，像游戏中的交叉的刀剑。

“为什么问我呢？”他奇怪，我不回答，顽皮地笑着，但我在想念着那床下的书。

外面的风呼呼的刮，两只野猫在屋顶悲惨地号叫，我怕这声音。二哥送我，回到妈住的地方。夜里，我作着稀奇的梦。

二、像蛇样的手电光

我开始偷偷地去翻弄二哥床下的那些书，那些书里面有罢工的，有革命与恋爱的，有一切我想不到的事情，书面子上的名字是蒋光慈、鲁迅与丁玲……不知在哪天，二哥告诉我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一个作家，他把《呐喊》给我看，但他不晓得我已读过了很多的床下的书。

二哥爱给我讲故事了，从傍晚常常谈到深夜。

“在杀人场上，和几个人绑在一起的哥哥就要被枪毙了，弟弟在旁边的人群中挤着看，哥哥唱着国际歌，其他的几个人在大声呼叫着口号。‘砰’响了，哥哥倒了下去。弟弟在旁边咬着牙说：‘哥哥死了，还有弟弟！’……”我看到他眼睛里泛着泪光。

“二哥，共产党里面有女的吗？”我问，心在跳。

“有的……”

“你说吧，那些女的……”

于是他同我讲着那些女英雄们，就在这时候，我立了志愿，作一个这样的“女英雄”！

在一个可诅咒的夜晚。

全家都睡了，门重重地被拍打，门打了开来，挤进来一群陌生的人，穿着绸长衫或西装，都拿着手电，手电在院子里乱射着，象许多蛇在院子里飞舞，恐怖塞满了这长方形的小院子。

“人全站在堂屋里！”严厉地吼着。

一个人拿手电筒从爸爸的脸照到妈的脸，都是苍白的。又照到我的脸上，电光刺眼睛地亮，我合上了眼，伏在爸身上，听到一个花盆子被他们踢得满地滚，另一个磁花盆子“哗啦”的一声，被打碎了。

他们分头闯进我们的屋子，手电光照着桌子下面、床下面，照着每一角落，最后是照到二哥，二哥因生了肺炎正睡在床上。

“你是……走吧！”高度恐怖的命令。

——事情全明白了。二哥从床上起来，爸爸颤抖着手给二哥披上一件棉袍子。手电筒光紧紧地跟着二哥的脸，脸上